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意面是我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台阶。

中国人对面粉的智慧表现在馅与皮的角力上，而西方人的创意重点则统一落在意面上。它可以是线条高手：长短粗细、直的弯的，扭曲的，字母的；空间大师：扁的，圆的，平面的，立体的，实心的，空心的；仿生学家：耳朵、蝴蝶、海螺、贝壳……更神奇的是，意面似乎早已通晓了自身的使命，跨越时空，以饺子和馄饨形状领先一步过渡到东方美学。

意面杂记

中国的饺子、包子、馄饨、盒子、果子……老外一概囫圇称为“饺子”，每次都让我很不舒服，听到一次，必须强迫症般纠正一次。然而同理，意面的中文只有两个字，在意大利语里可不得，名字眼花缭乱。只是命名过于复杂，不像拉面的“毛细、细、二细、三细”那样有规律可循，一种型号与一个名称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记起来耗费不少脑细胞。

意面的本职是主食，一顿正餐少了意面似乎意犹未尽。曾经受邀参加一个意大利朋友家宴，足足吃了8小时，从烈日当头吃到月上柳梢，意面是头盘的的主力。同样，在我家乡的酒席上，无论婚嫁嫁娶朋友聚餐，不管“老八样”还是“十大碗”，无论吃了多少山珍海味，最后总要用一碗米饭来“压一压”，意味着一顿盛宴的完美收官，亦是“向云端”到寻常烟火顺利过渡。

意面又是自成体统的一道菜。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餐厅大大方方地叫一盘意面，再配一杯上好的葡萄酒，绝不会遭人白眼。有段时间我常常跑到镇宁路去吃一份肉酱干层面，环境一般其他菜也一般，搞不明白意面怎么那么好吃。后来那家餐馆没有了，变成健身房，我也再没有找到可口的意面。



自然中应该也有一套算法，在一次偶然的邂逅后，会频频地推送到你面前。给予我这份特殊“遇见”的是珠颈斑鸠，它同树麻雀、白头鹎、乌鸫一起常被称为鸟类中的“四大金刚”，是常见的意思。

珠颈斑鸠，俗称“野鸽子”，我喜欢叫鹤鸽，多少受了点吴方言的影响。身体多为褐色，颈部两侧黑色的羽毛上缀着珍珠一样密集的斑点，似织锦，很有辨识度。其叫声通常是“咕咕咕”，悠扬而有韵味，在久雨初晴或久晴欲雨时更加频繁。

在乡间闲步时的一次次不期而遇，悠悠然踱着步，稍一靠近，扑棱棱，一剪灰黑白相间的尾羽徐徐地展开，飞翔，又缓缓停在枝头，摇晃着，身后是一片繁密的香樟林。

我出生和成长于江南农村，草木鸟兽于我，更多一份亲切。鸟雀之外是绿植，若也选一组“四

态。最简单就是白水煮熟，然后拌点酱汁，大功告成。我从不下厨的女儿都会毫不吝啬黄油大蒜，弄出一盘颇具大厨潜质的意面来。至于意面要煮成什么样，学院派出身的上海烹饪学校瑞士校长给出教科书的示范：“意面的关键是 sauce(酱汁)。种类太多了，最著名的出自博洛尼亚。制作的秘诀就是文火慢煮，煮好后里面仍然保持一点脆芯，不能完全煮熟。”又咨询了一位华人大厨，他在世界各地开过餐厅，把意面做出了自己的风格。比如，把意面加宽油炸，像巧果一样，用来舀鸡肝酱吃；为了避免干层面的“口无遮拦”，他用面皮把干层面卷起来，能够独立成段又保持了各自的风骨。我念念不忘校长所说的“硬芯”标准，他回答说：“西方人吃的意面的确有点夹生的味道，就像广为流传的西班牙海鲜饭一样。可是到了中国，完全可以煮到更有韧性，适合本地口味。”再问，他要起无厘头：“吃夹生饭，因为他们没有电饭锅呀。”

标准因人而异，民间各有各的发挥。一位在上海生活的欧洲朋友说：“来中国前母亲教会我几道菜，包括‘威士忌意大利面’。这是我的拿手菜之一，几乎每周都会做一次，偶尔还会为来做客的中国朋友做这道菜。”一份意大利面裹着一团蓝色的火焰

又清明，如期踏上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江海平原上那个叫长西的小村落。横贯东西的通启河涛声依旧，河北岸台上，我的外婆就安息在这片墓地的一截混沟畔。

这外早逝，孤苦伶仃的外婆踮着小脚，先把两个女儿拉扯大，接着又把三个外孙和外孙女抚养成人。

我家有一台木质纺车，是外公祖上传下来的旧家什。一年四季，无论酷暑严寒，还是阴晴圆缺，纺车总是嗡嗡响个不停。1972年的冬天，那天中午，在不睡午觉的外婆鬼使神差般离开了纺车，和衣在堂屋床上躺了一会儿。西宅邻居的一辆旧自行车突然倒地，“咣当”一下捎带着把外婆心爱的纺车也刮了一下。外婆被惊醒了，翻身下床，没想到脚下软，竟跌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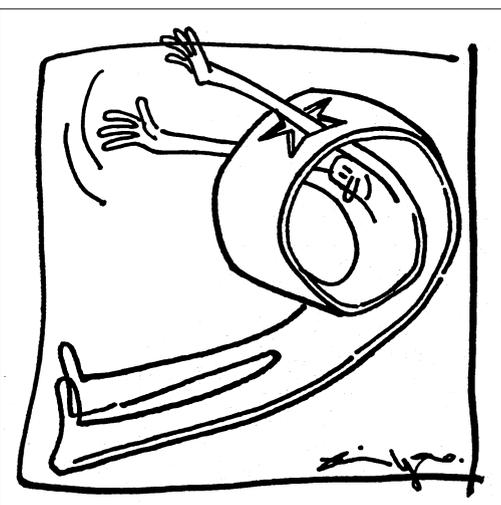
从外面赶回来的父亲借来一辆大金钢”，我倾向于香樟、枇杷、水杉和桂树。香樟尤多，常用作行道树。村子里也有，印象中大多只一棵，四五层楼高，亭亭如盖半遮天，一副君临的姿态，俯瞰着整个村庄。还有村与村之间的一片片香樟林，葱葱郁郁，似江南的远山。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熟悉的文字里是熟悉的江南春景，繁花渐次、婉转莺啼，赏心悦目。

惊蛰是很有跃动感的一个节气，所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当此时，一声声咕咕咕，也隐约地开始，从村郭远处穿林渡水而来，悠扬低沉。继之春分、清明、谷雨，日子在节气里不紧不慢，春意渐浓，雨水日益充沛，麦苗灌浆拔穗，一声声咕咕咕也越发活跃、清脆。又到“村南村北鹤鸣声”的时候，是“小院春深叫鹤鸣。朝也姑姑。暮也姑姑”。

暮春时节，香樟树也开花了。香樟为常绿乔木，正如你惊讶香樟也会开花，它的落果、换叶也都在春日悄悄在进行着，短暂，很容易错过。差不多也是惊蛰时分，小巧、油黑的香樟子开始簌簌落下，待发现，马路上早已几条或深或浅栗果色的车辙延伸开去。缓步树下，可听到新鲜的香樟子被踩后的爆裂声。过些日子，干绿的樟叶逐渐变成蜡质的暗红色，在新叶的簇拥下纷纷扬扬。“春来片片流红叶”，是江南春日一抹别样的风景。

春日，得配一份春闲，是“鸣鹤乳燕春闲暖”的春闲。春日，适合闲心。心闲了，一些平常忽略的声音回来了，回来反衬这一世界的宁静。这声音，可以是鸟叫声，比如春鸟鸣翠，然后静便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静。难得是春闲，难觅也是春闲。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思维导向：破圈拥抱，跳出内卷。

上桌，一定抓人眼球。

与中国的面一样，意面也追求精益求精。沪上一家法餐馆以一盘黑松露意面名动上海滩。我从未因一份意面如此倾心。一口下去，空管中的汁水爆裂，黑松露的浓香裹着细碎的芝士粒滚滚而来，味蕾瞬间被填满，来不及品味和思考，满口满耳都是美味的轰鸣。

行走世界，意面是一张国际机票。通常情况下，当你吃不准点什么特色会踩雷，来份意面总是稳妥的。只有一次例外。多年前第一次去威尼斯的布拉诺岛，小餐馆天书一样的菜单看得我头昏眼花，只好翻出锦囊妙计随手指一指。服务小哥立马心

领神会，不一会儿端来一盘墨墨黑黑的新鲜墨鱼面。看着对面老公蠕动的“黑色獠牙”，我想，这盘浓“墨”重彩的意面，必将同这次旅行一起，成为我人生一次特别的记忆。

有一年在美国，旅程过半，人困马乏，当地华人朋友招待一大份干层面，据说是方圆N公里内最好的。舀一大勺塞进嘴里，肥硕，丰腴，似乎听到齿间油脂和芝士的滋滋声，畅快，满足。朋友又端来一碗麻油鸡汤，据说是福建一带坐月子才能享受的待遇，朋友特地放了许许多多麻油，吃到我眼泪汪汪。意面落到胃里，鸡汤暖上心头，一时有中西汇通、世界大同之感。

来，用肩膀顶着她的后背，让她靠着我们歇一会儿。有几次已经是午夜时分，睡梦中我被外婆的呻吟声惊醒，披衣起床，给她喂上一粒止咳药，再坐在床沿上用单肩扛着外婆。外婆安静地闭着眼睛，享受着这片刻的安逸。睡意阵阵袭来，有时忍不住头一沉，往前一撞，每每此时，外婆总会喃喃地说：差不多了，扶我躺下吧，你明天还要下地干活儿呢！我常常止不住泪流满面。

1973年农历五月二十六，外婆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我和妹妹在外婆的坟头栽下了两棵半人高的樟树苗。我想，樟树会像我们一样渐渐长大，用它粗壮的臂膀为长眠的外婆撑一撑伤残的后背。如今，樟树已枝横云梦。屈指算来，外婆已长眠了整整半个世纪。

闲。赋闲在家，会去村里走走。一次回家途中看到父亲正要出去拣拾生煤炉用的枯枝，他看出了我的浮躁，让我一同前往。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香樟林，扑面而来的是荡漾在风中的阵阵清香，是淡淡的草药的味道。我有点好奇，父亲看到了，说：“猜不到吧，香樟在开花呢。”走近一看，春色中，一束束似木槲的花蕊，嫩绿嫩绿的，在风中飘香。我们一步步深入，伴随着脚踩着香樟枯叶的窸窣窸窣，树梢间也是此起彼伏的声响，有点慌张和急促，香樟林外的蓝天上，一只只鸟雀身影匆匆掠过。父亲不紧不慢，说：“那是鹤鸽，它们欢喜在这里做窠。”

一份春闲，从重新认识草木、鸟雀开始。往后的日子，仍不时里外走走停停，风散林香，鹤鸽声声，怡然自乐，流溢到今朝。

今年王孝和烈士诞生100周年，也是他壮烈牺牲76周年。值此清明缅怀先烈时节，回忆一些当年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作家柯蓝和工人作家赵自创作的《不死的王孝和》在劳动报上连载，王孝和烈士的革命精神，鼓舞和教育了一代人。1957年，上海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柯蓝以王孝和的革命斗争事迹创作的电影剧本《铁窗烈火》搬上银幕，并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担任导演，我作为导演的助手，也参加了摄制的全过程。

为了提高剧本的质量，并以满腔热情进一步去塑造王孝和的英雄形象，厂长陈鲤庭导演安排我们深入生活，向当年和王孝和烈士在一起工作和战斗的工人去学习，向当年地下党的领导了解王孝和的战斗事迹。

当时上海艺华沪剧团的王盘声和王雅琴及上海人民评弹团把王孝和的斗争事迹搬上了舞台，沪剧剧名为《黄浦怒潮》。我们也曾去静园书场向唐耿良和蒋月泉二位名家取经学习，这时他们演出的《王孝和》已告一段落，正演出其他剧目。趁演出日夜两场的间隙，他们在附近叫了几样小菜，边吃边谈边比画，非常生动。特别是说到王孝和在敌人狱中受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临刑前高呼口号“特刑庭不讲理”时，他们已经沉浸在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之中，使我们深受感染。

我们几次去访问了王孝和的妻子忻玉英。在她眼里，王孝和是一个爱护妻子的好丈夫、孝顺母亲的好儿子。我们也去看望了王孝和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慈祥又深明大义的老太太。她仍说着一口宁波乡音：“政府交关照顾阿拉，阿英也交关孝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忻玉英进入技校学习了文化与技术知识，此时已是南市发电厂的技术员了。

我们还多次访问了担任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副厂长老孙同志。当年他也在发电厂工作，是王孝和的领导和组织联系人。他说王孝和为人谦和，在工人中

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担任工会常务理事后总是维护工人的利益。当年王孝和发动厂里的工人支援新九厂的大罢工，反动派乱了手脚，就制造了铁屑事件来诬陷，说共产党是要造成全市停电。老孙带领我们去发电厂发电机车间，现场拆穿当时敌人的阴谋：事实上发电机内放入铁屑是不会发生爆炸的，即使这部发电机不转动了，仍有备用的发电机可发电。但当时敌人用一个工贼，谎称是王孝和叫他在发电机中投入铁屑，由

此逮捕了王孝和。影片中这些情节就是根据真实事件，并在这里现场拍摄的。影片中老孙的原型就是现实中的这位老孙厂长，演员张翼为了演好老孙曾多次采访他，塑造的形象就比较鲜明，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影片的演员也是一时之选。饰演主角张少华(即王孝和的原型)的张辉是江苏省话剧团的演员，1954年华东汇演时，他以《家》中的觉慧受到赞誉，在上影拍摄《家》时，他就出演了银幕上的觉慧。导演在选择角色时觉得张辉的形象、气质、年龄和剧中的角色比较接近，经过试装后，剧组的工作人员一致觉得他很合适。演老孙的张翼、演张少华母亲的范雪朋、演妻子的王辛、演汤司令的齐衡、演进步学生的冯喆，还有演反面人物的丁然、董霖、程之等都有出色的表演。他们怀着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之情，深入生活，钻研角色，使影片具有感染力。

在杨树浦发电厂拍摄期间还有一批特殊的演员。你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很少有近景和特写；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表情逼真，充满了激情。他们就是当年和王孝和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工人兄弟。拍摄的工会常务理事选举的场面，就像当年真实事件的再现。他们是当时的参与者，所以演得特别真实感人。

影片在1958年拍摄完成并上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又掀起了一个学习王孝和烈士革命精神的高潮。影片也获得了该年优秀影片奖。

七夕会

我热爱盆景艺术。觅得一棵雀舌黄杨，打算作为素材创作一件盆景艺术作品。黄杨历来被称为“木中君子”。眼前的雀舌黄杨叶片短小，皮层像鱼鳞般排列，粗糙显凹凸，皱皱似嶙峋山石，岁月留下的印记充满沧桑感。这棵雀舌黄杨有八方根盘，自然结顶，主干比较粗壮且弯曲，蓄养的一级枝与主干之间的比例得当。如果按照一般要求，那么制作一件中规中矩的矮霸型盆景绰绰有余，但我不满足于庸常。仔细审视下，发现桩材有一根特别长而且有一定粗度的枝条，设计能可贵，可以发挥优势，因势造型，作为主枝在设计大飘枝上重点做文章。于是，我灵机一动，在本来拟做常规通临水式造型的基础上，决定引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制作这件盆景作品。

然而，按照“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的传统观念，这根粗壮枝条长得过分，有些放肆，可以说是徒长枝、超长枝，作为忌枝必须毫不留情地去除，或者截短与其他干、枝和谐共生，形成和合之美，又或者作为伴嫁枝，待旁边的干、枝增粗后牺牲掉。但是，在不同的时机、条件和情景下，换一种理念、思路，平庸、劣等之物也可以转化为栋梁之材。我像伯乐邂逅千里马，看好这根粗枝，一寸一分都没有舍得修剪缩短，企望全部地保留下来，并用铝丝蟠扎，使之形成左盘右旋、上下起伏跌宕的态势，婀娜多姿，变化丰富，努力伸向虚拟的河中央，成为主宰作品全局的中心、左右作品主题的关键、吸引观者眼球的焦点。我将这件盆景艺术作品命名为《欲渡》。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所羡慕的心上人啊，她(他)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河岸的另一边。以前，我就制作过一件临水式盆景《伊人在水一方》。其实，如若只是临水遥望，望穿秋水，穷极尽头也未必如愿，即使可望亦不可即，只能聊表相思和对梦想、美好的久久期待。假若将渴望和追寻更进一步，渡过悠悠之水去追寻，不管是顺水还是逆流，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坎坷、艰险，是不是更为积极？只有不断付诸行动，寻寻觅觅，哪怕踏破铁鞋，才或许有一线希望，与心中的她(他)得以久别重逢。如此，《欲渡》的意境是不是更深邃、更昂扬呢？

盆中景致《欲渡》

于锐

雅玩

